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四十三回 假道士巧得真消息 真邪教誤信假神仙

詩曰：休將世態苦研求，大界悲歡靜裡收。淚盡謝道心意冷，愁添潘岳夢魂休。

孟嘗勢敗誰雞狗，莊子才高亦馬牛。
追思令危鶴化羽，每逢荒塚陪神遊。

張廣太在家中娶親過門，拜罷天地入洞房，喝交杯酒，吃子孫饅餠、長壽面。張三爺夜晚與煥章、那大爺、眾家親友，在一處划拳行令，鬥寶奪標，直吃到三更時分，方才罷盞。三爺回歸洞房，將官帽擱在帽架上，花翎放在翎筒裡，黃馬褂脫下交給侍奉婆，搭在衣架上。新人在牀上坐著，眾人出去。三爺坐在椅子上，今天洞房花燭之期，想起當初之事，在天津受困之時，不想有今日；又想一生所遇悲歡離別之事，不由己扶幾而臥，越想越煩，昏沉沉睡去。

不知不覺，天色大亮，外邊都起來了。廣太忙要穿上官衣服，自己出去酬客，一瞧不見了翎筒與黃馬褂兒，開開門，叫人進來找，又叫侍奉婆在各處尋找，並皆不見。只見硯台底下押著一個紅單帖，上寫有四句話。寫的是：寒風一陣逞英雄，紅人是我把刀釘。

玉美無瑕誰能見？盜去馬褂大花翎。

看罷，正想之際，猛抬頭又見那邊門上邊門斗上寄束留刀。三爺過去一瞧，知道是一個飛賊從這裡進來的，連那把刀並字柬取下來一瞧。那字柬上寫：韓信英名四野揚，紅袍擋雁姓字香。

玉笛吹散三千將，苦死烏江楚霸王。

張廣太不解其中緣故，反覆看了半天。

正在心中愁煩之際，外邊姜玉進來說：「三叔，我給你老人家道喜！外邊那大爺套車要走，那倭侯爺也要走。」廣太出去，先將遠客送了走，然後與倭侯爺、那大爺說失盜之事。倭侯爺說：「三弟，你的氣色很暗，有百天牢獄之災，須要謹慎。此時印堂露出一道喜煞，必有順事。你暫時不可著急，我把話說了，你不可不信。」那至近的親友大家紛紛猜疑，也有猜說是與廣太有仇的，也有說與他戲耍的，等等不一。

李貴、鄒忠帶著姜玉出去尋找，各分東西南北。李貴一直望東，按處訪問蹤跡，並不知下落。自己又望南走，正遇鄒忠，方要問他，鄒爺說：「大哥，我沒有找著。你可曾找著下落來沒有？」李貴說：「沒有。」二人望回走到三爺家中，不見姜玉回來，心中甚著急。

天約正午，只聽外邊姜小爺跳跳蹦蹦進來，說：「三叔不必著急，我方才出去訪著下落了。」姜玉自出離了門首，到了十字街，牆上邊貼著一個紅貼兒，寫的是：「村北桃柳林，寄賣黃馬褂、大花翎。」順著道兒，一直的到了村北一里之遙，但則見有十數棵樹，栽種幾樣野花、一棵柳樹、一株桃樹，名為「桃柳爭春」。樹林子東邊又有一個花牆子門樓，黑油漆門，一帶白牆。裡邊上房五間，東西廂房各三間。門旁邊牆上貼著一個帖兒，上寫「本宅寄賣黃馬褂、大花翎」。姜玉叩門，從裡邊出來了一個年青的使女，品貌醜陋。怎見得：有贊為證；但則見前頂禿把頭皮兒露；無寶簪，中間叩；雁尾歪，天然舊。耳挖長，拴石榴；腦袋小，黑又瘦。門雞眉，眼歐樞；塌鼻樑兒，鼻定流。大麻子似絳縐，多虧他把粉搽的厚。被風兒吹，吹裂了口，水芸梅的臉蛋好不風流。

藍布衫，花挽袖；印花邊，黃銅鈕。紅中衣，襠兒瘦。小金蓮，鉤九六；裡高底，實難受，一步一歪一嘎游。

姜玉看罷，方要問話，只聽那個丑丫頭說：「幹什麼的？你打門來啦嗎？」姜玉說：「你這門首貼著帖，『寄賣黃馬褂、大花翎』，我來買那個。」丑丫頭說：「張三大人那裡有人來買，才賣哪。」姜玉說：「我就是張三大人那裡的，你進去說與你家人，我名姜玉，是張三大人的親信之人。」丑丫頭進去不多時，笑嘻嘻說：「這有一封書子，你拿去交給張三大人，叫他自已來取。」姜玉接書子在手，也不敢造次，轉身回到家中，將前項事說了一遍，又把書子呈上。

張廣太接過來一看，上寫：「內函祈呈張三大人文啟，名內詳。」廣太拆開一看，裡邊兩張八行書：身違芝顏，時經八載，遐想起居住善，為慰為念。憶昔青樓得晤足下，實乃三後深幸！辱承厚愛，結綰同心，不啻海誓山盟。豈料好事多差，喜反為憂。臨歧一別，實深優想。臨風自泣，對月長歎。紅顏薄命，妾復何言？近聞榮歸府第，妾心不勝雀躍。誰知足下又卜鸞交，新婚宴爾，樂也何如！回憶當年，心盟在邇，能不神傷？一縷柔腸，幾乎寸斷。今不避恥辱，特將花翎、馬褂暫取妾處收存。君其智者，雖不念昔日恩情，亦必看物之重，諒必惠然肯來，則妾與君相逢有日，談心有時矣。書至於此，淚隨筆下。欲言不盡，餘望心照。胡笳動處玉關秋，驚醒癡人夢裡愁。不敢笑他年少婦，從今我亦悔封侯。

看罷書字，不由落下幾點英雄淚來，想起當年之故耳。

原來是韓紅玉自與廣太二人在煙花院中山盟海誓，張廣太走後，鴛兒說：「姑娘，自你到我家之後，吃穿日用不少，我們行院中指著買個人接客吃飯，養活我。你自到我家，我也不敢強叫你接客。你打算著是什麼主意哪？」韓紅玉說：「大概我家中兩個哥哥，不久必來救我，你不可這樣，我自報答你之時。」

這一日，有紅鬍子馬杰由滄州來到煙花院中，用三百銀子把紅玉贖身出去，要帶回滄州家中，給他找一個婆家。紅玉哭訴一回，把遇張廣太之事說了一番。馬杰在河西務村北，給賃了一所房子，僱了兩個女下人，一名使喚丫頭，留下幾百兩銀子，時常前來送銀子，每逢節年必要前來。韓紅玉這裡暗暗在外邊打聽廣太的下落。今年韓紅玉聽說傳言，張廣太奉旨回家祭祖，心中甚喜，自己也不能叫人前去。這日聽得說，張廣太娶妻是通州守備胡忠孝的妹妹，他是心中真有氣啦，夜晚帶著鋼刀，前去刺殺他二人。天有三更以後，由房上下來，把門斗兒摘下來，到屋內舉刀要殺廣太，一想：「他或許不知道我在哪裡，我何不拿他點東西！」伸手把花翎、黃馬褂兩件，包在一處，一旁有文房四寶，題詩兩首，寄束留刀。

他回到家中，寫了幾個字帖兒。派人貼在十字街，自家門首也貼一張。

姜玉至此，才給他一封書字。張廣太一瞧，把這封書字擱在一旁，又把自己先前的事說了一遍。倭侯爺顧煥章說：「三弟，劣兄跟你前去。」吩咐外邊轎馬，叫姜玉帶路。

三個人出門上馬，至背後街村北韓紅玉的門首，下馬叫門。自裡邊出來了一個老英雄，身穿青縐網大衫，白襪青緞子皂鞋；年約六十有餘，赤紅臉，紅鬍子。顧煥章一瞧，認得是拜兄馬杰，慌忙行禮，說：「唔呀！原來是馬大哥。小弟顧煥章有禮！」又叫廣太說：「三弟，這是馬杰馬大哥。」三大人過來行禮，說：「久仰大名，今幸得會，也是三生有幸！」馬杰說：「山野村夫，多蒙大人台愛，請裡邊坐著。」姜小爺拉著馬，在門外站著，等候廣太進去。到了書房之內，是東廂房三間，裡邊倒也乾淨。落了座，馬杰說：「顧賢弟，你的事情我也知道。今天這一段事，你我二人為媒就是了。」說著進裡邊，去把三爺的黃馬褂、大花翎拿出來，交與三爺。廣太拿回去，定吉日搬娶過門。